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 正 式 紀 錄

### 第七七八次會議

第 十 二 年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向退任主席致謝.....	1
通過議程.....	1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蘭西代表關於蘇伊士運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安全理事會所據 有事項表中之第二十八項目）（S/3829）...	2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安全理事會

## 第七百七十八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C.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倫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 (S/Agenda/778/Rev.1)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蘭西代表關於蘇伊士運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安全理事會所據有事項表中之第二十八項目)(S/3829)。

### 向退任主席致謝

一. 主席：在我們通過議程之前，我願向安全理事會前任主席聯合王國代表 Sir Pierson Dixon 表示謝意。我覺得他主持理事會會務的情形十分值得欽佩。他任主席，處事爽快有方，堪稱模範，本人相信向他祝賀申謝，係代表全體同仁而言。

二.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多承主席過獎，本人十分感謝。

### 通過議程

三. 主席：理事會要研究的第一項事是通過議程，蘇聯代表要求就這一點發言。

四.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礙難贊成法國代表的再在安全理事會討論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要求。下面便是我們的理由，我準備簡短地說一說。

五.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埃及政府發表了關於蘇伊士運河及其管理安排的宣言[S/3818]。該宣言符合一八八八年公約<sup>1</sup>及聯合國

憲章，反映了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理事會決議案[S/3675]內核定的著名的六項原則。

六. 宣言內所載使用運河的條件既充分顧及了一切運河使用國的合法權益，又不損害埃及的主權權利。該宣言已由埃及政府向聯合國登記，因已具有國際文書的地位。

七. 從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會[第七七六次及第七七七次會議]討論埃及政府宣言的情形看來，可見若干國家對該宣言雖然不無評論，但該宣言實構成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公平合理基礎。

八. 後來的事實果然證明，埃及政府宣言內所載運河使用條件大體上是世界各國所能接受的。現在蘇伊士運河已經暢通船隻，毫無阻礙，為世界各國謀福利。

九. 在這種情形下，蘇聯代表團覺得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皆應盡力避免挑逗圍繞蘇伊士問題的國際情勢，而應當遵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表現必要的合作精神。

一〇. 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為殊無再行辯論蘇伊士問題的理由，尤不宜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國代表來函[S/3829]中提議的方式出之。重新在安全理事會討論蘇伊士問題，顯然不但不必要，而且祇會在近東及中東引起為和平計應當極力避免的糾紛。

一一. 爲了這些理由，表決通過議程時，蘇聯代表團準備棄權。

一二. Mr. PINEAU (法蘭西)：在論到問題的實體以前，換句話說，在列舉法國政府函中所提出的理由以前，我想告訴蘇聯代表，我認為他未免有發言過早之嫌，因為他並不知道我所要說的理由。要是他等一等的話，他就不致於說我有偏見，不致於加

<sup>1</sup> 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君士坦丁堡所訂關於蘇伊士運河自由航行之公約。

我以毒化空氣，加重國際緊張局面的罪名了。將來的辯論自會證明那決不是法國的打算。

一三．Sir Pierson DIXON（聯合王國）：在四月二十六日那次會議末尾，本人曾經聲明，對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本人可能還有意見發表，故要保留本人在理事會下次會議再詳細申論的權利。由此顯見，我們決不認為埃及宣言，像蘇聯代表所說的，已經結束了蘇伊士運河問題。因此本人準備投票贊成通過議程。

一四．主席：現在表決通過議程。

舉手表決。

贊成者：澳大利亞、中國、哥倫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無。

棄權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議程以十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一。

###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蘭西代表關於蘇伊士運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安全理事會所據有事項表中之第二十八項目）（S/3829）

一五．主席：大家當還記得，一九五六年十月及本年四月間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埃及代表均曾被邀列席。倘如理事會同意，別無異議，本席準備邀請埃及代表參加理事會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經主席邀請，埃及代表 *Mr. Omar Lautfi* 就理事會議席。

一六．Mr. PINEAU（法蘭西）：自從法國政府決定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蘇伊士運河問題以後，有人便對這一行動加以種種曲解。我準備略予闢駁，然後再申論我們此舉的崇高的真正動機。

一七．我要首先表明，我們此舉原則上決沒有重提我們同埃及政府的長久爭執的意思。我也不準備再提開羅對北非，尤其是對阿爾及利亞的態度。讓我們暫時不管因運送武器給叛黨，開羅無線電攻擊法國及埃及屢次干涉純粹是我們的內政事務所引起

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安全理事會已在審議中。

一八．大家將來會明白，我們今日提出的問題決不祇是兩國之間的爭執。雖然單是法國決定把這個問題提交理事會，可是法國此舉無論現在或是將來都關涉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對公道與正義仍具信心的國家。

一九．再者，法國此舉也決不是為它自己製造口實，以便規避聯合國將來關於阿爾及利亞可能採取的決議或建議。

二〇．假如阿爾及利亞問題再提到理事會來，我一點也不懷疑各位會有怎樣的決議，我相信對那個決議我國一定沒有援用否決權的必要，雖然我國從來便沒有像別國那樣濫用那項權利。

二一．假如那個問題提出於聯合國下屆大會，我們只須堅持我們的一貫立場就够了，換句話說，憲章本身便定有不得干涉我們的內政的保障。

二二．現在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與那種態度絕不相干。

二三．有人說法國政府之訴諸安全理事會係為其內部政策的動機所促使。我們的內部政策沒有對外說明的必要，若不是為了使我們的行動的意義沒有被曲解或貶低的餘地，我就不屑提及那種論調而加以駁斥了。

二四．其實，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對於各位理事和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均遠非我們一時的內政問題可比，所以誰都不該誤解我們的用意。至多不過可以說，法國全國輿論——除了早晚都與眾不同的共產黨人外——對於聯合國的多少搖動了的信心有待恢復而已。

二五．讓我們談一談此次辯論的真正目的，這在我們心中是十分顯明的。我們必須決定聯合國是否又要對兩種國家適用兩種規則：一種國家基於傳統及信條尊重聯合國的決議甚至建議，另一種國家大胆無視聯合國的決議，但從未遭受任何制裁。

二六．我以前已在大會說過，我們遲早總要作一不可避免的抉擇：或則憲章所定的規則對世界各國一律有效，一律適用，毫無例外——那樣聯合國便是一個具有真實而且不可爭辯的權力的組織；否則

我們就必須承認有兩個標準，視此方或彼方有無善意而異其適用。那樣我們便不能希望聯合國保持它的權威，我們就應當修改憲章纔是。

二七。倘如我們意圖規避，不作此一抉擇，我們可以斷言那些尊重國際法的國家的權利——除另有其他方法伸張其權利者外——便永遠不能對抗那些不肯遵守共同規則的國家的片面決定。

二八。那種局面對於和平的危險還需要我們強調嗎？

二九。法國在適當的時機自將提出它關於改革本組織的具體提案，把聯合國的任務作一明確的規定。

三〇。但是，我不想多討論一般問題，因為我們須要辯論現時情勢所引起的關於蘇伊士運河通航的具體問題。不過，各理事自然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同我剛才急於吐露的思慮顯然有關。

三一。我不準備再談埃及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從國際觀點來看，是否合法的爭論。關於這個問題講的話已經够多了，法國並沒有要改變它一再申明的意見的理由。我只準備提一提一九五六年八月運河使用國絕大多數通過的那些旨在規勸埃及接受國際管制的決議案，以免大家忘記。那個解決辦法一定可以解決一切困難，適合大家公認的埃及人民的利益，一定可以恢復對於運河的安全的信心並且助成蘇伊士運河的發展計劃，使它真正成為所有國家皆得使用的水道。

三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七四三次會議〕，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中便有九國贊成那個辦法，但是蘇聯的否決票不幸把它葬送了。

三三。因為我不願浪費時間於咎責既往，所以我準備以該決議案內被一致通過的那一部分為我的議論的出發點。那一部分訂定了蘇伊士運河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遵守的六項原則。我準備把那六項原則唸一遍，雖然我相信各位自必仍然記得：

“(一)。運河應自由通航，不得有公開或暗地歧視，此點包括政治及技術方面在內；

“(二)。埃及之主權應予尊重；

“(三)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之支配；

“(四)。規定通航費及其他費用之方式，應由埃及與使用國以協議決定之；

“(五)收入之適當部分應撥供發展之用；

“(六)遇有爭端時，蘇伊士運河公司與埃及政府未能解決之事項，應由公斷解決，並須有適當之任務規定及清償應付費用之適當辦法。”  
[S/3675]

三四。討論及通過那個決議案的時候，埃及代表也在場，我不記得他提出了任何重大異議。

三五。有人也許要對我說，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之後，發生了新的事故。那是不容否認的，我也不打算裝作不知道以色列和埃及的衝突，聯合王國和法國如何捲入那次衝突是各位都清楚的。從那次衝突，我得了兩項結論。第一，關於這一點各位之中容或有人未必同意，即我們在那時候斷送了一個以所有有關方面看來均稱公平滿意的辦法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機會。第二，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法國和聯合王國那時候立下了一個它們今天有權可以援引的榜樣，那就是它們在停火之是否合宜尚有可議的時候，尊重聯合國，立即接受停火的建議，並且隨後無補償地放棄它們既得的優勢。

三六。我看不出如何能以那次事件為口實，說十月十三日的決議案今日已經作廢，何況那個決議案對所有運河使用國都有效力，不僅對法國和聯合王國有效而已。

三七。按理蘇伊士運河清掃後，埃及就應當以六項原則為基礎與使用國展開談判以便決定實施這些原則的方法。我們固然不存幻想，以為這樣一來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便可以達到一種符合我們的公道觀念及和平利益的解決方案，但是我們至少以為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一致通過的決議總該受重視才是。

三八。可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事實如何呢？埃及政府的宣言，由實際證據看來，不管怎樣說，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殊不符合。

三九。同時美國政府在開羅的行動對於宣言的案文也沒有能够得到多大改進。

四〇。法國常任代表 Mr. Georges-Picot 已於四月二十六日〔第七七六次會議〕向理事會確實地指出了埃及宣言的缺點和宣言同決議案中所載六項原則牴觸的地方。

四一．倘如我們從宣言中摘出幾個要點，加以客觀研究，我們便可以看出它同十月十三日理事會的決議相去多遠了。

四二．決議案的第一項原則是無保留的通航自由。埃及說它要“在一八八八年君士但丁堡公約的範圍內並依照其規定”維護此項自由。這個表面上看來無害的保留，除了表示埃及有意曲解一八八八年公約，說它准許埃及得以不讓任何一國的船隻通過蘇伊士運河外，還能有別的涵義嗎？不要忘記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S/2322〕已經正式規定不得有這種事實上讓埃及隨意歧視任何一個使用國的解釋。

四三．無論如何，第三項原則重申了一九五一年年的決議，因為那項原則說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之支配。我相信我們在制定那項通則的時候決沒有把埃及作為例外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倒要知道埃及宣言第二段所說一切有關國家均須遵守憲章及聯合國之原則與宗旨，究係指何種情勢而言。

四四．大家應該明瞭，假如安全理事會有對此種事項表示意見之權，任何一國就不能妄稱這是它自己的權利。這一點是要請埃及闡明。

四五．第四項原則涉及通航費。埃及宣言祇規定除經談判另有決定外，通航費數額之增加不得超過現額百分之一，談判如不獲協議，當事國得訴諸公斷。此項規定的空洞可謂無以復加。它沒有指出如何進行談判及何國可以參加，也沒有指出公斷應有的程序及制裁辦法。假如明天埃及決定把通航費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十或五十，我簡直看不出有誰可以反抗，也看不出這種反抗可以採取何種具體方式。

四六．第五項原則關涉將收入之一部分撥供發展之用的問題。在這方面，埃及宣言沒有給使用國一點保證。

四七．第六項原則顯然是指賠償前蘇伊士運河公司而言，但是關於此事埃及宣言只給純粹理論性的保證，它說這個問題“除非有關方面另有協議，應依照國際慣例交付公斷”。關於安全理事會所定的公斷法庭的權力與任務，這一段以至其後各段都沒有一言道及。至於“清償應付費用之適當辦法”，我們也看不出那裏有這種規定。

四八．最後，關於埃及宣言第六段所說過有爭執時訴諸國際法院一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埃及是否準備簽署根據法院規約必須有的接受聲明。關於這一點的明確說明似乎決不可少。

四九．我不打算再多分析埃及的宣言，因為以前在理事會上早已有人分析過了，任何人都可以查閱法國常任代表的陳述。

五〇．這篇宣言之所以嚴重倒不在它的內容，而在於它的性質。片面的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法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把宣言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與否，埃及都可以隨時將其收回。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沒有廢除的國際條約和一項必須執行的聯合國決議。沒有適當的多邊談判就可以修改或解釋那個條約，研究如何實施那個決議嗎？顯然是不可以的。

五一．講到這裏，有人也許就要說，埃及宣言只是暫時性質，與談判議定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解決方案的確定性不同。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耐心等待，料想使用國終必得到較好的保障，在此之前只好信賴埃及的誠心與善意。

五二．法國有一句格言：暫時者最能持久。使我們最覺可慮的正是這一點。各使用國不顧法國的反對現已決定讓它們的船隻使用蘇伊士運河，有“保留”地向埃及當局繳納通航費。但是繼續聲明保留到何時為止呢？直到年深日久，案卷紀錄被塵土埋起來的時候。

五三．使埃及覺得它可以建立一個可疑的暫行制度是沒有甚麼好處的，因為那就要鼓勵它故意拖延，不去追求國際協議，而唯有國際協議纔是恢復中東安全空氣的辦法。

五四．至於使用國催促趕早進行談判一點，除了通過聯合國施用這種壓力外還有別的途徑嗎？今天法國把這個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請理事會儘早發動談判，便是在施用這種壓力，等到從事談判的時候，我們自將共同研究，以期依照六項原則來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

五五．由此可見，法國不過是要求理事會遵守理事會已經通過的決議。拒絕這個要求就是推翻理事會的決議。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投票常常不免以一時的政治考慮為轉移。但是我們如果一貫地不

願法律正義或者朝三暮四不講信守，我們就要有毀壞聯合國聲譽的危險。

五六．聯合國現在受世界輿論批評甚烈。本人於此次發言之初曾經強調恢復世人對於聯合國的信心的必要。今天便是恢復這種信心的一個機會，希望理事會慎勿錯過。

五七．主席：倘蒙希望在此次會議發言的理事會同意，本席現在擬請埃及代表發言，以便理事會知道他的意見。

五八．Mr. LOUTFI（埃及）：在討論問題的實體之前，我必須承認我國代表團對於安全理事會此時再度開會繼續討論蘇伊士運河問題，很感驚異。在大約兩個星期以前，理事會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當時每個代表團都有機會採取立場，發表聲明來解釋它的觀點與意見。法國代表團，正如其他代表團一樣，利用了那個機會。因此現在理事會又開會來重新討論，我們不能不覺得驚奇。試問這兩星期究竟發生了甚麼嚴重事情不能再來開會討論？我看自從上次會議以來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我自己已經報告了理事會的消息——蘇伊士運河已經完全恢復通航，若干最重要海運國家的許多船舶都在使用那條運河。

五九．事實上，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理事會會議〔第七七六次會議〕說過，我國政府已以十分欣慰的心情奉告國際社會，蘇伊士運河現已恢復正常航運，往來無阻，一如往昔，成為溝通各國的通路以利於和平及繁榮。我國政府對於那些幫助運河恢復正常情形的國家與人民並曾表示感謝之意，對於聯合國之努力使運河迅速掃清障礙尤為感激。

六〇．自那時起，船舶往來便已恢復正常，埃及運河當局確能保證運河暢通無阻，一如該當局自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起直至埃及被侵期間雖曾遭受現在無須再講的百般阻撓，仍然能够保證運河暢通一樣。

六一．事實上，自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底，共有船舶三一三艘使用蘇伊士運河；自五月一日至十七日共有三〇九艘使用運河，其中計有英國船九艘，挪威船五十艘，賴比瑞亞船五十艘，義大利船一一二艘，荷蘭船十五艘，巴拿馬船三十七艘，德國船六十六艘，美國船八艘，瑞典船十七艘，蘇聯

船四十六艘，丹麥船十三艘，希臘船四十一艘，埃及船十六艘，日本船十五艘，哥斯大黎加船二十四艘，西班牙船十一艘，印度船二十二艘，洪都拉斯船兩艘，比利時船十三艘，波蘭船八艘，南斯拉夫船十二艘，芬蘭船七艘，黎巴嫩船十艘，阿比西尼亞船四艘，土耳其船三艘，捷克斯拉夫船兩艘，保加利亞船四艘，匈牙利船及敘利亞船各一艘。

六二．五月十八日星期六共有船舶三十七艘使用運河，計義大利船十一艘，瑞典船一艘，荷蘭船三艘，日本船兩艘，英國船三艘，德國船五艘，芬蘭船及埃及船各一艘，希臘船三艘，美國船一艘，賴比瑞亞船兩艘，阿比西尼亞船一艘，巴拿馬船一艘，丹麥船一艘，挪威船一艘。

六三．請理事會恕我舉出這些數字，但是我相信理事會知道了運河通航的情形，不為無益。

六四．從以上所說，顯見蘇伊士運河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世界上各大海運國的船舶都在使用它。這便是理事會上次會議後最重要的一件事。運河當局盡力便利船舶的通過，以維便利國際貿易，促進國際社會的繁榮。

六五．誰也不能否認運河當局管理運河十分妥善。代表聯合國主持清掃運河事宜的 General Raymond A. Wheeler 最近即曾本着他和運河當局人員共事的經驗，對國際報界盛讚運河當局。

六六．甚至那些不完全同意我們的主張並認為埃及宣言未能完全滿足安全理事會所定六項原則的代表團，也相信埃及所提議的制度，應有時間加以考驗，然後才可以對之作最後判斷。例如美國代表團便是如此，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Mr. Lodge 在我們上次會議〔第七七六次會議〕上，便提出這種意見。

六七．自那時起直到現在，從沒有人對於管理運河的埃及當局提出任何控訴。因此我國代表團對於法國政府之致函理事會主席要求開會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深感驚異。

六八．聽說法國政府所以再度提起蘇伊士運河問題，所以不得不採取這種態度，是為了內政上的理由。這是一般報界，尤其是法國報界的解釋。例如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世界報（Le Monde）說：

“Mr. Pineau ...擬請安全理事會要求埃及以及六項原則為基礎與運河使用國展開談判；[政府]希望藉此至少迫使其他國家採取明確立場。

“於是在過激黨事件及徵稅問題之外，現在又添上了對蘇伊士問題的一項新動作，不過這次與其說是對外的，勿寧說是對內的來得正確。此舉會不會增加內閣危機呢？”

六九．由上面所說，其必然結論便是安全理事會現被用來解決法國內政上的困難，把視線集中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目的不過如此。試問這種態度對於解決國際爭端有沒有用處，會不會增加安全理事會的威望？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各位理事判斷。

七〇．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那次會議，我已經說明了我國代表團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的立場。我仔細讀了法國代表來函所附的公報[S/3829]，也聽了法國外交部長的陳述。

七一．公報內說運河問題的解決辦法與安全理事會在其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內一致通過的六項原則大相逕庭。今天 Mr. Pineau 對我們說埃及宣言與那六項原則不合。我想 Mr. Georges-Picot 說的是它違反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的決議案。

七二．我在理事會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中曾經說過——恕我重複——由埃及外交部長為請求登記那個宣言致秘書長函可以顯見，那個宣言是埃及為了履行其依一八八八年公約所負義務而提出的，該函並稱據埃及政府的了解，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通過的決議案正符合埃及代表對理事會的陳述。

七三．我們因此認為這個宣言符合那件決議案，符合那六項原則，甚且符合其中最困難的一項，即關於運河業務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影響的第三項要求。宣言同那項原則完全一致。這從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後，埃及決定將其交給一個預算獨立的自主機關，即蘇伊士運河當局管理一事即可看出。

七四．並且依照宣言第七段的規定，埃及政府承認過有關於通航費，運河法規的修改，歧視或違反

運河法規的控訴，應依公斷原則解決，埃及政府復於宣言第九段內同意因一八八八年公約或宣言而起的爭端或異議，應依照聯合國憲章解決之。

七五．再者，第九段(b)規定該公約各當事國關於公約條款的解釋或其適用，如有歧見，未能以其他辦法解決者，應提請國際法院處理。埃及政府準備採取必要步驟以便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接受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

七六．最後，埃及已明確地重申了一八八八年公約，而此舉正如埃及外交部長對安全理事會所說的，即所以實施第三項原則。讓我把他當時說的話重念一遍：

“第一段(c)分段旨在使所謂運河的經營與任何國家的政治絕緣。本國代表團第一認為這種說法頗為不幸，且復易滋誤會，使人得以作種種矛盾的解釋。我們相信使運河與政治絕緣的最好保障是來一個鄭重的具有國際拘束力的諾約，其方式或者是重申一八八八年公約，或者是將該公約加以改訂；我們已經聲明過了，埃及政府對於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都可以接受。”〔第七四二次會議，第四十四段〕

七七．埃及作了抉擇。它重申了一八八八年公約。我認為宣言內所載的保障，尤其是其中的法律保證，都是前蘇伊士運河公司管理運河時所未曾有的。

七八．我從以上種種所得的結論是一八八八年公約的重申，宣言第七段所說的公斷程序以及關於國際法院的第九段(a)與(b)，表明埃及已經遵從了第三項原則。

七九．再者，宣言第四段說“為此目的，埃及政府歡迎並鼓勵蘇伊士運河當局與航運及貿易業代表間的合作”，此言也充分證實了我剛才所說的話。

八〇．至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內所載的其他原則，我認為這些原則之已為宣言執行是難於爭辯的。

八一．事實上，在宣言第一段，埃及政府重申其尊重一八八八年公約條文及意旨的決心，故已滿足了六項原則中的第一項的要求，即關於蘇伊士運河自由通航原則的要求。



八二．宣言的第三段(b)，我認為，充分滿足了有關通航費的第四項原則的要求。那一段全文是：

“通航費仍照埃及政府與蘇伊士通海運河公司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所締結的最近一次協定徵收，如在任何十二個月內須提高現行通航費額時，其增加額以現額之百分之一為限，如須超過此項限額，應由談判決定，如談判不能獲得結果，應依照第七段(b)項所規定的程序，交付公斷”。

八三．第五項原則規定收入之適當部分應撥供發展運河之用，宣言的第五段(c)執行了這項原則。第五段(c)規定：

“蘇伊士運河當局將設立蘇伊士運河建設發展基金，以全部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撥入該基金。該基金將保證蘇伊士運河當局能有充分資源，以應發展及建設支出之需，履行其所承擔的並有充分決心行使的責任。”

八四．宣言的第八段顧及了第六項原則。

八五．因此，我們認為法國代表團所說埃及宣言中規定的安排與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理事會決議案內通過的原則大相逕庭一點，毫無根據可言。

八六．再者，在上次會議時理事會中對於六項原則的適用問題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未盡相合的理事，亦皆支持美國代表當時發表的言論，即該宣言“未能完全滿足那六項要求”，但“必俟埃及提議的制度經過實際考驗後，方可予以最後判斷”〔第七七六次會議，第十及第十一段。〕

八七．我相信 Mr. Harold Macmillan 也在聯合王國下院發表了相同的聲明。

八八．在安全理事會第七七七次會議，我曾經指出，第三項原則在其含義的解釋與將來實施的方法上都引起了困難。當時理事會對於六項原則固然意見一致，但對於實施這些原則的方法未能全部達成協議。再者，一九五六年十月間理事會辯論此事時，許多代表團都指出此點。

八九．法國代表團要是不說埃及違反了安全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還要好些。要說有人違反了那決議案，違反者不是別個，就是法國政府。甚至從法國報紙及最近出版的一些書籍都可以分明看出，就在法國任安全理事會主席、在聯合國商

談一個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辦法的時候，法國政府便在採取準備於去年十月進攻埃及的必要步驟。

九〇．這樣法國政府自己便違反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旨在設法於六項原則的基礎上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那件決議案。

九一．法國政府不從事交涉，反訴諸武力。因此，正如聯合國多次決議案所說的，它也違反了一八八八年公約和聯合國憲章。

九二．法國代表尚未忘記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那次安全理事會會議與今日這次會議之間發生了侵略埃及之役。獨可惜他依然堅持不該拋棄那個以武力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機會。因此，他一面說可惜這個問題未能用談判解決，一面又表示他寧願違反聯合國憲章以解決這個問題。法國政府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它的這種態度實在是可驚的。

九三．然而，埃及不顧去年十月發生的一切，不顧它的無故橫受侵襲及可怕的損失，仍然公布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宣言。該宣言是為了執行埃及政府依一八八八年公約所負義務而提出的。它說明了埃及政府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了解，且與埃及外交部長在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所作的陳述相一致。

九四．此外，我國政府並且認為該宣言及其中所載義務，形成國際文書，以此已在聯合國登記。

九五．最後，為了實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及其中所載的原則，埃及決心繼續實施一八八八年公約，埃及已在宣言內重申該公約，並將實施宣言本身，此一宣言已在聯合國登記，埃及視之為國際文書。埃及決心如是來維護國際繁榮、貿易、和平及國際社會的利益。

九六．Mr. NUÑ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代表團已經仔細聽了要求召開理事會此次會議的會員國，即法蘭西的代表的重要陳述。

九七．本人於四月二十六日曾在安全理事會〔第七七六次會議〕說過，我們欣悉埃及政府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宣言內的提案，主張因運河自由通航，管理方式或與使用國的爭執而起的任何問題，均應請國際法院或公斷法庭決定，各造皆於事前承諾接受國際法院或公斷法庭的決定。

九八。我們現在評論的埃及政府宣言並且聲明此項宣言形成國際文書，將交存聯合國秘書處，予以登記。爲了這個緣故，秘書長已將宣言作爲要案辦理，迅速將其登記。

九九。我們必須聲明，古巴代表團認爲埃及政府方面應當迅即採取像秘書長的那種迅速行動，表示遵從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關於接受法院管轄的規定。這祇要把一紙簡單聲明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並由秘書長將副本分送各當事國及法院書記官長就够了。可是不少時日已過，我們還沒有聽說埃及政府滿足了那項要求，而這却是實施宣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之前必不可少的行動。這種情勢增加了我們的憂慮，也使我們更其相信單靠一紙簡單宣言恐不足以使全體關係國家覺得它們的合法權利與利益有了保障。

一〇〇。對於蘇伊士運河問題，古巴代表團的立場始終不變。我們堅守我國在國際問題上所持的傳統態度，即嚴格遵守條約，聯合國大會與理事會的決議案，以及國際法院的判決。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堅持並將繼續堅持，保證所有各國船舶在蘇伊士運河皆享自由通行權，毫無公開或暗地歧視的一八八八年公約，應予切實遵守。既然有人說埃及打算違背一八八八年公約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不承認某某國家船舶通過運河之權，我們便不能不表示我們的關懷。因此我們一向堅持並於今日再度申明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都必須切實履行其國際義務，我們之中不容許分爲兩種國家：一種國家尊重理事會決議案；一種國家不尊重理事會決議案，只有要他國履行時纔援引理事會的決議案。

一〇一。安全理事會全體一致並經埃及同意，制定了管理蘇伊士運河的六項基本原則。此項協議理事會既未修改，亦未撤消。我們認爲若不嚴格遵守此項協議，這個問題就要變得更其嚴重。其實只要我們誠心尊重我們的決議案，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另一方面，決議案如未撤銷或修改，依然有效，對各國都有拘束力，我們認爲或許理事會沒有加以重申的必要。

一〇二。在審議埃及被侵案的時候，古巴代表團無論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都曾經投票贊成所有旨在撤退埃及境內外國軍隊的決議草案。雖然我國同法國、聯合王國及以色列國交十分親善，但我們仍

然如此作了。我們把國際正義原則和我們作爲聯合國會員國所負的義務放在我們的傳統對外關係與經濟利益之上。我們的立場迄未改變。既然關於蘇伊士運河管理的六項原則是大家議定，一致通過並經埃及同意的，我們認爲無論誰都有權要求此項協議的嚴格遵守實施。如有一國要求執行安全理事會關於蘇伊士運河自由通航的決議，要求遵行一八八八年公約的條文，古巴亦將同樣支持，以便我們的行動可爲國際輿論證明我們在聯合國無論在權利的行使或義務的履行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只有這樣纔可以證明那些批評聯合國，說它只是一個“既成事實組織”的人，是在無的放矢。

一〇三。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聯合王國政府支持法國政府提出的要求理事會再度審議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提議。

一〇四。我們上一次的辯論〔第七七七次會議〕是在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那時在埃及政府發表關於運河管理的宣言後只有兩天，所以有幾位理事說等到它們的政府比較詳細地研究了宣言之後，它們或將另有意見提出。當時我提出了我國政府對於該宣言的初步意見，說明何以我們認爲宣言的形式不能令人滿意，其內容亦有需要闡明之處。本人深幸由於法國政府的提議，得有機會更詳細地說明我們的意見。

一〇五。就埃及宣言的內容而言，我國政府大體同意法國外交部長本日午後所作的批評。現在我想提出幾項具體問題，其中有幾點我在上次會議已曾論及。

一〇六。首先，埃及宣言第五段規定設立蘇伊士運河建設發展基金。然而關於如何講究基金的組織方式以保證其獨立地位及如何嚴定其管理規則，埃及政府尙無表示。必須有嚴密的規則纔可以保證繳入基金的款項能够妥善地用於今後數年若干勢在必辦的重要計劃之上，庶幾蘇伊士運河能够擔當國際水道的任務。

一〇七。其次，在宣言的第八段，埃及政府聲明關於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的賠償及要求問題，除有關方面另有協議者外，應依照國際慣例交付公斷。但埃及政府尙未滿足安全理事會的第六項要求，即制定清償應付費用的適當辦法。我國政府是該公司的主要股東，對於此事自然特別注意，同時我認爲

這也是國際社會全體成員都不能不密切注意的一個問題；提供賠償與否是國際社會判斷埃及政府一般誠意的一個標準。

一〇八．第三，本人擬請大家注意埃及宣言雖已發表將近一月，據我所知，埃及政府尚未履行宣言第九段的諾言，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採取接受法院強制管轄的必要步驟。本人欣悉埃及代表本日下午已重申該項諾言。但是我覺得我們有權請他告訴我們，埃及政府準備何時履行諾言。

一〇九．第四，宣言的第四段說埃及政府“確信可望與世界各國繼續合作，增加運河的效用”。但是埃及政府還沒有向我們明白表示如何確立此種合作。

一一〇．宣言的第三段(b)亦有含糊不明之處，它沒有明言如遇通航費增加數額超過現額百分之一時，埃及政府擬與何方談判決定。這又是需要闡明的一點。

一一一．最後，本人擬請大家注意宣言第七段(d)的一句話：“埃及政府將繼續研究其他適當安排，以便就有關運河法規的控訴進行調查事實，磋商及公斷。”可否請埃及代表告訴我們這種研究有何進展，已經擬定了何種安排？念及埃及政府既然表示希望與世界各國合作來增進運河的效用，我們以為這種安排應該與運河使用國一同制定纔是。

一一二．以上便是我在現在願就埃及宣言的內容提出的幾項比較重要的問題。

一一三．由以上所說及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會議所作的批評，顯見埃及宣言在內容上決不能滿足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六項要求。埃及政府應當補救此項缺點。埃及代表本日午後的陳述絲毫沒有消除二月二十四日宣言在這方面的缺點，也沒有消除我所說的疑慮。

一一四．但是，大家都知道使我們主要關切的倒是宣言的形式。我們認為這祇是埃及政府可以隨意修改或撤銷的一紙片面宣言，無論理事會內外的言論都還沒有可使我們改變此項看法的地方。我們認為這種片面宣言不得視為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辦法。

一一五．埃及政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頒佈的收歸國有法，我們認為是不合法的。在這個法

案頒佈之前，蘇伊士運河有一個平衡的管理制度，其中共分一八八八年公約及授予蘇伊士運河公司的特讓權兩部分。那個平衡制度保護了埃及及使用國兩者的利益。

一一六．一八八八年公約的種種條款，外加運河位於埃及境內，屬於埃及主權之下的事實，保障了埃及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則因為一八八八年公約，二則因為管理運河的公司在其組織方式上即足以維護使用國利益的關係，所以那個制度也保障了使用國的地位。

一一七．埃及政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的行動，因為拆掉了那個制度內由蘇伊士運河公司經營管理運河的辦法，於是便破壞了那個制度的平衡。它於是取消了那個制度下維護使用國利益的保證之一。大家都承認應當商定一個解決辦法，實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理事會決議案〔S/3675〕所載的六項要求，藉以恢復失去的平衡。

一一八．我們認為埃及的片面宣言並未恢復上面所說那種必要的平衡，因為就我們眼前所知而言，埃及政府還可以隨時把該宣言撤銷或修正。同時使用國亦不能從該宣言得到各國共同議定的解決辦法所固有的那種保證。

一一九．將來管理運河的安排若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信任，我們認為國際協議本身固有的那種保證是不可少的。我希望埃及政府能够明瞭，為了埃及的利益，運河使用國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的信心實有恢復之必要。除非辦到這一點，便不能說安全理事會六項要求的第三項，即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之支配的規定，已經充分滿足了。

一二〇．我們定將繼續努力，希望與埃及政府得到談判的解決辦法。同時我們聲明，現在英國船舶之使用蘇伊士運河，不影響我們的現有法律權利，亦不減少我們尋求對埃及和使用國都公平的最後解決辦法的決心。

一二一．我國政府認為聯合國在這方面負有責任，而此項責任聯合國尚未了却。安全理事會定下了蘇伊士運河問題解決辦法必須符合的六項要求。在理事會上次辯論時，一般理事都認為埃及決沒有完全遵從安全理事會的六項要求。一般海運國家也認為埃及沒有完全遵從那六項要求。

一二二．這個問題，對於埃及和世界其他各國而言，都有賴於國際信心，故埃及理應履行它在這方面的國際義務，藉以自白於聯合國及國際社會。

一二三．同時聯合國仍須兢兢業業，繼續設法完成其所承擔的任務。

一二四．Mr. WALKER (澳大利亞)：理事會上次於四月二十四日審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經聲明澳大利亞政府認為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並不是為使世人對蘇伊士運河的前途建立信心所必需的那種國際協定。不僅該宣言的法律含義令人至少覺得可疑，即其內容亦未充分符合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六項原則。我們認為圓滿的運河制度至少必須符合那六項原則。當時我並曾表示澳大利亞代表團願與理事會各理事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

一二五．因此理事會此次經法國提議，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本人深表歡迎。不用說，澳大利亞大體贊同 Mr. Pineau 本日代表法國發表的言論以及聯合王國和古巴代表的言論。但在詳論理事會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所面臨的情勢以前，我國政府想要先仔細研究一下我們聽到的那些重要聲明和埃及代表本日發表的意見。本人因此準備把我的另外的意見留到一二日內理事會舉行一般討論時再發表。

一二六．Mr. ROMULO (菲律賓)：自從我國代表團上次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第七七六次會議]以來，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證明我們以前宣佈的立場有改變的必要，雖然我們的立場，當時我們已經強調，只是暫時性的。其後我國政府經我國代表團請示，已經確認了那個立場。

一二七．由我們上次會議大家提出的初步意見看來，可見幾乎所有的理事都願意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內所公佈的蘇伊士運河管理辦法一個公正的考驗。有一個理事固曾表示異議，但其餘的理事都接受了現時關於管理運河的初步安排，有的理事提出了保留，有的沒有提出保留。自然，多數理事說它們之承認現有安排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是事實上的承認，而非法律上的承認。這便是菲律賓當時的立場。這也是我們現在的立場。

一二八．因為法國政府的請求，我們今天又開會重新審議這個問題。法國代表來函[S/3829]內附有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國部長會議公報一件，其中法國政府重申它的立場，說它認為一個與一九

五六年十月理事會一致核定的六項原則大相背謬的辦法不能算是可以接受的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辦法，更不能算是最後解決辦法。法國政府因此決定要求理事會請埃及遵從那六項原則。

一二九．在第七七七次會議，有一位理事說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事實上已經解決了蘇伊士運河問題。但據當時其餘各理事的意見，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最後解決。

一三〇．法國公報提出的問題，簡單說來，就是理事會多數認為是一種過渡措施的埃及宣言是否應當完全符合理事會十月間決議案所定的六項原則。據我國代表團的意見，依據十月間決議案的規定，過渡措施不必一定要遵守全部六項原則，因為那六項原則的目的是作為最後解決辦法的標準或基礎。過渡措施如能盡量符合那六項原則，自然更好。但如過渡措施完全滿足六項原則，不用說，那項措施就成為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了。

一三一．埃及政府聲稱埃及宣言依照埃及外交部長在理事會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理事會決議案所作的解釋，計及了那個決議案。埃及代表在其本日午後的陳述內，口吻更為肯定，他宣稱埃及宣言與六項原則相合。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有兩個代表團——伊拉克代表團及蘇聯代表團——宣稱埃及現在所定的關於管理運河的安排充分滿足或反映了十月決議案的六項原則。

一三二．準此而言，理事會便不能在現階段要求埃及作埃及說它正在作的事情——而這不只是一位理事的看法。理事會沒有理由向埃及提出此種要求，除非有顯明證據，證明埃及政府沒有信守它的鄭重諾言，或是證明管理運河的現行安排實際上沒有實施那六項原則。

一三三．至於宜如何實施那六項原則，大家意見尚有分歧，本不足奇。稍一翻閱理事會的辯論紀錄便可看出，即在通過那六項原則的時候，這種意見紛歧已經存在。辯論紀錄顯示理事會理事用了兩種方法來消除現有的意見紛歧。

一三四．一種方法是經驗批判法，即實地試驗以某種程序實施某一原則或某些原則的成效如何。這便是理事會多數理事國，包括菲律賓在內，對埃及宣言採取的態度。誰也不能否認埃及政府應該有時

間和機會來證明它的諾言確係出於誠意，證明它自動提供的確保蘇伊士運河國際通航自由的保障確實有效。

一三五．我國代表團說過，埃及政府承擔的義務，若能誠意實施，應能對運河原來所有人及使用國提供充分的初步保障。此外，關於理事會十月決議案所定的第三項要求——有人說這項要求乃是問題的關鍵——我們曾經表示深信將有關一八八八年公約之實施或解釋的爭端提請國際法院處理的規定，連同埃及政府接受國際法院對此種爭端的強制管轄的承諾，應能使運河不受任何國家政治的影響。

一三六．我國代表團因此認為現時已有有效的司法補救辦法，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倘因現行運河管理安排遭受實際損害，皆可利用此法以謀補救。我們認為在現時情形下，不須進一步闡述我們的立場。只有將來可以告訴我們該不該把信心寄托在這種安排上。我們覺得至今在理事會所聽到的陳訴都不足以作為跨越我們所定界限的依據，否則我們便有墜入假想討論的危險。

一三七．另一種消除意見分歧的辦法，十月決議案已有暗示，聯合國憲章對此亦有指示。那就是當事國進行直接談判，這種方法乃是我們聯合國基本方法之一。倘如一國想使埃及宣言更能切合其對於六項原則應該如何實施的看法，它便應當採取這個辦法。其實，六項原則本身便是用這個方法議定的。我國代表團上次發言即已指出，埃及宣言係暫時性質，其本身即預示將有進一步的談判。除非國際法院對本案實體有所裁定，否則我國代表團認為如果關於六項原則之應該如何實施沒有協議在先，理事會便不應冒然要求埃及實施那些原則。實施六項原則的方法顯然不在少數。一九五六年十月理事會開會時，蘇伊士運河使用國協會便提出了若干建議。當時大家並且公認也應當請埃及提具它自己的建議。若願把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當作商定最後解決辦法的一種提案，當事國彼此老老實實地進行真正談判的道路便打開了。我們秘書長的寶貴合作過去已有巨大成績，現在各當事國仍可以隨時請他鼎力協助，利用他那無盡的開創才能。

一三八．凡是旨在鼓勵當事國進行談判，以期獲得符合十月決議案所定六項原則的確定性解決方案的行動，我國代表團無不樂於贊成。我們深信只

要各方秉承善意，努力採用談判與和解的方法，最後諒必可以達成多邊協定。同時我國代表團希望大家力避可能觸傷本來已覺不快的情緒的行動，以免談判更難舉行。傷害當事國間友好關係的事情發生的已經太多了。要想解決各種懸案，不用說，所有關係國家都必須表現高度的客讓和卓越的政治家作風。

一三九．聯合國必須繼續探求最後解決辦法，同時使此項過渡安排能有實施的機會，而不要損害任何有關國家的利益。

一四〇．本人保留菲律賓於以後理事會會議再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權利。

一四一．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由於西方國家代表所支持的法國代表團的請求，再度被迫來研究蘇伊士運河問題。我想大家當還記得理事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那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不管某些國家的代表是否願意，埃及代表極其動聽地說明了埃及政府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為基礎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立場。埃及宣言完全符合一八八八年公約及聯合國憲章，它代表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都能接受的一個解決辦法，因為它顧及了全體運河使用國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沒有侵犯埃及的主權及埃及人民的權利。該宣言反映了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核定的六項著名原則。埃及宣言已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故已具有國際文書的效力。

一四二．這就是埃及政府的立場；這便是客觀的事實。這些事實證明殖民國家為使埃及屈膝降伏而故意製造的蘇伊士問題，已於埃及人民因聯合國、法蘭西及以色列之無故侵略慘遭蹂躪之後，歸於和平解決。

一四三．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換句話說，距今不到一個月，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都對埃及宣言有良好的反應。許多理事當時即已看到，蘇伊士問題只有在兼顧埃及主權與使用國利益的公正合理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埃及政府的宣言符合安全理事會的六項原則，提供了這樣一個基礎。

一四四．但願其他重要國際水道，例如巴拿馬運河，也能以這些原則為基礎，或遵守類似的原則就好了。

一四五．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之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蘇伊士運河管理經營的真相如何？

一四六．大家知道蘇伊士運河現已完全暢通，大批船舶往來無阻，秩序井然，講求技術改進及擴展運河的步驟亦已開始。關於這一點，我們很可以參考指揮運河清掃工作的 General Raymond A. Wheeler 的權威意見。General Wheeler 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發表聲明，說所有改善運河航運的必要工作，埃及政府都有能力舉辦。據他說，埃及有技術人員，能够執行改建運河的方案。料想誰也難於不贊同他的這項意見。

一四七．通過這個極其重要的國際水道的船舶，數目日有增加。現在，蘇聯、美國、聯合王國、印度及其他許多國家的船舶，都在使用這條運河，毫無阻礙。法國的船舶也可以自由通過。甚至所謂運河使用國協會，於長久討論運河使用條件之後，也在事實上完全接受了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內所定的條件。因此事實不容爭辯，絕大多數的國家及願意使用運河的人都在自由使用這條運河。

一四八．在這種情形下，何以法國代表偏認為必須要求安全理事會再來審議蘇伊士問題？我們已經讀了應當對於法國此種要求有所說明的五月十五日法國部長會議公報，也聽了法國代表本日的陳述，但是我們仍然沒有找到任何可信的理由或證據，證明埃及怎樣阻撓了蘇伊士運河的自由通航。法國代表的陳述不過是反映法國政府在強迫埃及接受與聯合國憲章原則不相容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解決辦法全盤失敗之後的羞惱憤懣和妄想保全面子的企圖而已。說也奇怪，法國部長會議公報埋怨的倒不是埃及，而是蘇伊士運河的某些使用國，因後者不顧法國的抗議，停止抵制運河，接受了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所載的運河使用條件。

一四九．法國代表妄想證明埃及宣言不符合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通過的那件宣佈著名的六項原則的決議案。蘇聯代表團，正如安全理事會許多其他理事一樣，堅信埃及宣言充分反映了那六項原則。運河通航恢復正常，便是證據。

一五〇．Mr. Pineau 今日發言，少不得提一提蘇聯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討論蘇伊士問題時所投的否決票。可是我倒要請 Mr. Pineau 不要忘了誰都

知道的一樁事實——阻止同埃及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宣佈六項原則的那件決議案進行談判的不是蘇聯的否決票，而是那年十月間法國悍然拒絕談判，繼之以法國、聯合王國、以色列聯合向埃及發動的侵略。

一五一．這種行為如何能同本日 Mr. Pineau 侈談尊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言論相一致？事實是無法掩蓋的。

一五二．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理事會今天被迫來討論蘇伊士問題是因為法國又企圖對埃及施用壓力，強迫它接受與埃及的主權與合法權利牴觸的蘇伊士問題解決辦法。

一五三．在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含有危險的用意，我覺得不能不喚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侵略階層正在鼓動以色列對埃及採取新的挑釁行動，例如現在各方正在談論的一個計劃即派以色列船一隻，強過蘇伊士運河，用以測驗埃及立場是否堅決。

一五四．甚至有人公然說法國懲罰以色列對埃及採取新的挑釁行動，答應於中東再度發生衝突時全力支持以色列。不幸美國某些負責人也在懲罰以色列從事不負責的行動。

一五五．這種政策的目的決不是要造成恢復近東及中東和平與安寧的條件，而是要使那個地區常久動盪不安，為干涉阿拉伯國家內政製造必要的條件。

一五六．蘇聯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不應容許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來干涉阿拉伯主權國的內政。這樣理事會即可對和平有重大貢獻，阻止準備在阿拉伯以色列邊境，甚至在阿拉伯國家領水內發動的那種挑釁行動。

一五七．至於蘇伊士運河問題，蘇聯代表團已經有言在先，茲再重申前言，即蘇聯代表團堅信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埃及政府宣言發表後，蘇伊士問題事實上已告解決，沒有再在聯合國繼續討論的理由了。

一五八．Mr. PINEAU（法蘭西）：對於今日發言的代表，我準備以後再來回答，現在只擬提出幾項簡單的意見。

一五九。首先我要向埃及代表指出，我已經盡力避免無謂的論戰，我覺得我們大家在討論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牽涉中東的其他任何懸案。否則，我們就會有破壞討論的空氣或脫離本題的危險。不過埃及代表如欲對此次辯論有積極貢獻，我認爲他不妨回答我所提出的幾項問題。既然他事前不知道我的陳述的內容，如果可能的話，我要請他在明天給我們一些解釋或說明，以便減除我們的疑慮。

一六〇。至於蘇聯代表，他說他認爲埃及及運河使用國間的國際談判全無用處，關於這一點我以後或將有所評論。縱然他不願參加，他至少也應當讓那些意見不同的人想法進行真正的談判。我不能不承認每次聽到蘇聯代表指摘他國不遵守聯合國的決議，我總覺得很好笑。我也知道他這樣說與其說是出諸本心，不如說是爲了他的政治信仰，但是我覺得他的這種口才在他本國還要更有用場。

一六一。最後，我想提一提菲律賓代表說的一句很有意味的話，因爲我相信那句話切中了問題的關鍵。他說一個過渡措施——意即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不必一定符合全部六項原則，但是最後解決辦法非作到這一點不可。

一六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必須作一抉擇，我們所尋求的究竟是一個臨時解決辦法呢，還是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呢？如果是一個臨時解決辦法，則其中的缺點不妨留待以後再予補救；如果是最後解決辦法，我們就應該有權指出這所謂最後解決辦法與安全理事會的六項原則殊不符合。假如埃及代表說，“在現階段這只是一個暫行辦法，但是我們承諾最後解決辦法一定完全遵守那六項原則”，如此我相信我們在和解途中便得到了一大進步，因此我要請他對問題的這一方面考慮一下。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 奧地利

B. Wi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j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illoche, Pnom-Penh.

##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Troje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s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an Street, Athens.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æ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J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Ketab-Khana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tel 41, México, D.F.

##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 菲律賓

Alama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M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778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 U.S. 0.25; 1/9 stg.; Sw. fr. 1.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59-11113

Nov.1959-125